

我的中国

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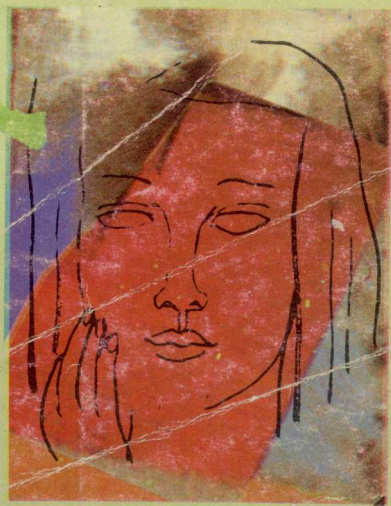
人

■ 春风文艺出版社

■ 李敬新 著

■ WODEZHONGGUOQINGREN

人,永远的情人
尔,穿过了时空



我的中国情人

李敬新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辽新登字 3 号

我的中国情人

WodeZhongguoQingren

李敬新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

字数:280,000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14 3/8 插页:2

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,000

责任编辑:王 烨

责任校对:晓 平

封面设计:丹 心

ISBN 7-5313-0944-0/I·861

定 价:7.10 元

内 容 提 要

主人公姜盛平即大平秀成,是中国水土哺育的一个日本弃婴。虽然他后来终于身价倍增,一夜之间便成为当今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日本大亨的公子,但是,环境熏陶和个性特征的共同作用,使他在道德、爱情和事业的选择上,表现了真诚、坚决、善良且又掺杂些弱质的富有时代印记的传统品格。有人说,真正的爱人便是永久的情人。作品最感人之处便是男主人公对永久情人的赤诚之心,他爱得炽烈、专一、死去活来,与情人真正融为一体,催人泪下。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栩栩如生,各具特性。作品真切感人,自然天成,绝无造作之态,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好作品。



作者小传

生于1963年，属兔

北京自修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

最大的优点：能写点东西

最大的缺点：多愁善感

最大的愿望：做个好儿子、好丈夫、好父亲

最大的遗憾：不会喝酒、烟不离手

楔子

在沈阳南郊浑河岸边，的确有个临河湾，有个黄泥岗，至于我这个人只能凭朋友们去揣度了，当然，我的真名不叫姜盛平，不叫大平秀诚，也不叫李敬新。不过，当你在浑河岸边看到一辆豪华 3.0 型“皇冠”车时，那个开车的瘦高个子很可能就是我，旁边的姑娘也就是雪婷了。

本来，在写完《梦魇》之后不想再回忆过去了。可一想能让大家追求点东西也是值得的，至少我这种顽强进取的精神在当今社会对青年朋友都适用。于是，就有了这段岁月的记录。不过，千万别以为成功的后面就有“皇冠”车、就有别墅，毕竟大平川的儿子只有一个。

我不是个好作家，《梦魇》一直不畅销，所以大家对我了解得自然很少，即使你看过那部以《梦魇》改编的电视剧，也不一定会注意那个编剧的名字。假如这本《我的中国情人》能引起你的注意，假如我的命运能得到你的关心，我愿意把自己的近况再说给你听。不过请千万不要到黄泥岗找我，也不要到临河湾去打扰我老爸，更不要去日本的明治村麻烦爷爷，只要您在报上登一张明信片给我（姜盛平、大平秀诚、李敬新收都可

以),我愿意随时满足您的愿望。

好了,下面我就把自己那段生活经历讲给您听,现在是
……十月,我们就从那年的十月讲起吧……

第一章

弃捐筐笥中，恩情中道绝。

——汉·乐府民歌

当我钻进这辆漂亮的小轿车后，才发觉这是个圈套。一辆“台拖拉”大亮着车灯从黑黝黝的夜幕里钻出来，“哼哼”地叫着向我逼近。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身子乱抖着想往外跳。可那车门像铸死了一样，怎么也撞不开。“天哪！这是怎么啦？我没做坏事，为什么要我进地狱？”我凄惨地叫着。一个阴森森的声音不知从哪传过来：“就因为你是野种……”

就因为我是“野种”？是啊，要我死的话，有什么比这理由更充分？我闭上眼睛等着那巨大的车身撞过来。对我来说，“野种”真的该死……

“盛平——弟弟——”

“爸爸——爸爸——”

盛盈和雪儿的声音从远处飘过来。透过夜色，飘飘渺渺。我看见一高一矮两个模糊的身影在远处的山坡上向我挥着

手。我不能死啊！我有老婆，我有儿子，我怎么能死？我急得乱踢乱蹬忍不住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：“盛盈救我！盛盈……救我……”

“盛平，快醒醒！盛平，我是盛盈，我就在你身边呀！快醒醒，你这是怎么啦？”

我“呼呼”地喘着粗气，蒙*地睁开眼，昏暗的灯光下，盛盈正泪光盈盈地望着我。

我用手抹了一下额头上的冷汗，苦笑着对妻子说：“我……我做了个梦，吓死我了……”

“啧！你正烧着呢。”盛盈下地拿过水和药片：“快把药吃了，我刚才要被你吓死了呢。”

“唉，我没事儿。”

“盛平，”盛盈的双眼噙着泪珠：“你刚才什么野种、什么救命的？我都听得一清二楚，好兄弟，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！”

我坐起身子望望盛盈，特别是那张因为操劳而显得苍白的脸，心里酸酸的好难过，在她面前，我还能说什么？

待我把药吃了，她扶我躺下，然后吻吻我说：“好兄弟，真委屈你了！唉，我不知该怎么劝你！我知道你还在为昨晚的事难过，可盛宁毕竟是妹妹，你也知道她一小就是这个脾气，至于大姐……我们都知道……但她是姐姐……我知道在我们家你很苦。可我们一直没有把你当外人啊。你来我们家时才五个月，长得又瘦又小，我和大姐叫你耗子。你应该知道爸、妈拿你和盛宁一样拉扯的呀。唯一让你吃亏的是你娶了我，成了名副其实的童养女婿。”

两滴滚烫的泪水掉到我脸上。妻那两句似乎无意的话一

下子把我弄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盛盈，你别胡说了。”我双臂紧紧拢着她的腰，脸埋在她怀里，哽咽着说，“委屈的应该不是你。我知道，如果你今天嫁了大凯哥，别说彩电，收录机……你现在早就是那座小楼的主人了。”

“又胡说了！”盛盈轻轻搬起我的脸，“那你还委屈什么？”

我一下坐了起来，说：“唉！你怎么还装糊涂？是大姐两口子鼓捣盛宁和我过不去嘛！昨晚盛宁和大姐骂我们，你不是也哭了吗？盛宁让那小子弄怀了孕，真的就像大姐说得那么简单就完了？我是姜家唯一的男孩子，替盛宁撑撑腰，揍了那小子两下，这有什么不对？”

儿子翻了个身，不知为啥吭吭叽叽地叫起来。盛盈把他抱起来，一边娴熟地晃着，一边轻轻对我说：“盛宁有口无心嘛。也许他们真的很相爱呢！盛宁不糊涂，她会知道你是为她好的。好了，现在有什么气朝我撒好不好？谁叫我是她姐姐呢！”

唉，盛盈毕竟是盛盈，就像她的名字一样，能包容世界上一切不如意，她永远那么宽宏，永远那么大度，在我面前永远是姐姐。

盛盈把孩子放回被窝，又拉过台灯，倚在炕柜边，把我拉倒在她怀里，然后从自己那浓密的黑发上拔下发卡给我掏着耳朵。我浑身痒痒的，仿佛自己又小了十岁、八岁。

“你老实告诉我，这些日子你一直不太高兴，是不是关里那家出版社又要你改那本书啊？”

“不，不是的。”我没法对她撒谎，“嗯，嗯，我说了，你可别生气啊。”见她点点头，我接着说，“我想，我……我是男人啊！”

我这一年如果上班，总会有些闲钱来打扮自己的老婆和孩子。我们刚结婚时，同学、朋友都羡慕我，因为我老婆最漂亮、最贤惠。盛盈，我多么希望你永远年轻啊！”

“我猜得不错！”盛盈搬过我的脸，怔怔地望着我说，“盛平，你现在的身体这么弱，累着了，说不定挣的钱还不够吃药的。再说，不管你在一个社队工厂干得怎么样，就是你能包上几亩地，一年能挣上一万两万的，你也不是最出色的。在咱这儿，最起码还有大凯比着你。你唯一的长处是能写会画，如果你把这本书写成了，你说我该多高兴？你说我能不越活越年轻吗？”

“可是，盛盈……”我再次抱紧了妻子哽咽着说，“我什么时候能成功啊？这一年，光为它忙，我真受不了！”

“好兄弟，再努努力吧。你不是告诉过我，有人写了十多年才成功的吗？”盛盈轻轻推开我，开始穿衣服。

“可我是男人！我要养活老婆孩子。”

“又来了。”盛盈吻吻我，“盛平啊，你挨累的时候在后头，女人总要比男人老得快。何况，我还比你大三岁。我先侍候你，等我走不动了，你再侍候我好不好？”

盛盈的话说得我很心酸，我揉揉鼻子岔开话头说，“赶明个户口本还是改户主吧，我再也不做傀儡了。”

望着我这副样子，盛盈甜甜地笑了：“得了，别贫嘴了，你先去看看盛宁吧。她那么伤心，可千万别动了胎气。”

“你上哪儿呀？”我懒洋洋地穿着衣服，“咱妈今儿个六十五大寿，你说过不去上班的。”

“我去买点菜。”

“那我去吧。”我跳下地说。

“啊？不行！”盛盈有些慌，失血的脸更加苍白了。

“盛盈，你今个是怎么啦？”我开始觉得她有些反常。

“你别问了，不行就是不行。”盛盈蹙眉，苦笑着道。

我不解地望望她，张了张嘴，却什么也没讲出来，那颗木然的心直向一个黑黑的地方沉去。

天大亮了，屋外那棵梨树还是那么神秘地不肯露清它那单薄的身影。哦，好大的雾啊！人们都说十雾九晴，今天是个好天吗。

我抱着儿子走出门，正和盛宁撞了个满怀。盛宁长得极像盛盈，只是比盛盈要高一些。她们姐俩是这一带公认的美人。如果盛盈是株香飘四溢的米兰，那么盛宁就是一棵高贵的紫丁香。想当初，这姐俩着实让一些痴情的男孩子不死不活地追了一阵儿。但我与盛盈也许是上帝的安排，她从未对哪个追求者动过心，虽然那么多年我们谁也没有表示过，但彼此是那么默契地等待着。时间过得好快，当盛盈进入大女的行列时，也有人给我说媒了，我这才对爸表示，我的意中人是二姐盛盈。结果，父母大吃一惊！盛宁则不然，她只比我小一岁，自小就很任性，长大了自然也就没有盛盈稳重，所以，身后总跟着一群“梁山伯”，弄得全家都为她操心。就说昨天晚上吧，她和小姚回来，唯唯诺诺地说和小姚有了孩子。望着她哭哭啼啼那副可怜相，我莫名其妙地感到姜家受到了污辱，一气之下，没问青红皂白就给了那小子两拳，结果闹得全家都不高兴。

“盛宁。”我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轻声叫道。

盛宁那双还浮肿着的双眼狠狠地瞪了我一下，转身便往回走。我怀里的雪儿以为姑姑是在同他生气，便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：“哇……姑姑生气啦……姑姑不要雪儿啦……”

人的感情就同血型、手纹一样难以理解。想想昨天晚上，盛宁恨不能揍我一顿才解恨，可雪儿一哭她就受不了。只见她急火火地转身跑到我跟前，抢过孩子便回东屋去了。

我苦笑着摇摇头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这时，爸从浓雾里走到我跟前：“盛平，盛宁就这个臭脾气，好歹她叫你一声姐夫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啊？”

“爸，我……”我真不知讲什么才好，扭脸朝东屋望望，问道，“爸，大姐他们走啦？昨晚我好像听见他们推车往外走。”

“嗯，这两口子越来越不像话！盛平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别和他们一样啊？”

我鼻子一酸，喉头哽咽着讲不出话来。老爸望望我，不再讲什么。他拍拍我的肩，蹒跚着向东屋走去。

“哦！”爸走了几步又回来了，“盛平，小姚刚才又来了，我看他虽然滑点，可也不像个坏孩子。”

“啊？那……就是我不对了！”我有些尴尬，忽然间，脑海里闪过一个“将功补过”的办法：“哦！爸，我有点事儿想和您商量一下。”

“什么事儿？”爸眯起眼打量着我。

“我想和你和妈再挤一挤。”

“干啥？”

“盛宁不能再拖了，就让他们在我那屋结婚吧。如果……将来他们有房子那就拉倒，要是没有……多一个人孝敬你和

妈不是更好吗？”

爸沉吟片刻，拍拍我的胳膊道：“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只是太难为你了！这件事儿……再说吧。”

我跟爸走进东屋，小姚嬉皮笑脸地迎了过来。昨个虽然我有些过分，但今天对他仍没好印象。

不过，这小子生得挺干净，个头足有一米八，够得上英俊。也许是做买卖的个体户都这样？我总觉得他笑得太做作！望着他那套一千多元一套的将校呢，我总觉得有一股受骗的感觉，不知是盛宁还是我。

他殷勤地为我点上烟。我吸了一口，然后淡淡地对他说：“对不起，小姚！昨晚是我太莽撞了。”

“看你说的姐夫，是我不对。我妹妹要是这样，我也会生气的……”

他妈的！说这话脸都不红。我真想朝他脸上吐口唾沫。

“我的话还没讲完呢……”我说：“昨晚虽然我做得有些过分，但动机绝对是好的，就是将来我们做成了亲戚，你若对不起我妹妹，我一样不答应你！”

“那是，那是……”他忙不迭地点着头。

盛宁重重地哼了一声，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

我如坐针毡，知道自己又做了错事。忽然间，我心里慨叹起来：唉！自己确实不如盛盈，这辈子如果把她那左右逢源的本事学会一半也就可以了。

就在我坐立不安时，大姐一家四口来了。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微妙。我想若不是因为爸妈还活着，他们早就把我挤出门去了。

大家寒暄过后，我那在百货公司做业务经理的姐夫很快和小姚亲热起来。我自觉没趣，便找了个借口回自己屋去了。

坐在椅子上，望着桌角那半尺多高的稿纸，我心里又出现了那种似失落，又像获得似的感受。

“拿什么献给你呀？我的爹娘……我的爱人……我的小孩……”

盛宁多云转晴，逗得雪儿“格格”笑个不停，又放上了唱片。我烦躁地念叨着随风飘过来的歌词，随手又翻开了琼瑶的《在水一方》。

“喂！”妈敲敲玻璃开了门：“盛平，都晌午了，盛盈咋还不回来？”

妈辛劳了一辈子，今天是她的六十五大寿，然而，她的腰间依旧还扎着小围裙。

“唔……也许人很多，过节了，家家都在买东西呐。”我找出盛盈的小围裙扎在腰上说，“妈，有什么活我来帮你做。”

“算了，你用功吧。唉！妈了个×的，养你们这些东西有什么用？土埋半截了，还跟你们死累……”妈骂咧咧地转身走开了。

望着妈的背影，我忍不住叹了口气。我虽然不是她老人家亲生的，但有一点却极像她。妈一辈子不满意，对爸、对我们、对天、对地、对社会、对世界；我也不满意，打懂事那天起，但我不知对谁，因为爸妈、姐妹对我都好。忽然，刮起一阵冷风。那棵瘦瘦的梨树，被风摇扯着枝条，不情愿地退掉了一片又一片的叶子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心也沉重起来。

也就在这时，只见门前的坝上一辆摩托车大轰着油门，演

车技般顺着陡坡直冲到院子里，还没停稳，车上的大凯便喊起来，那声音早就变了调儿：“大娘，不好了，盛盈在北大道出事儿啦。”

“啊！怎么啦？”我和妈异口同声地问。

摩托车屁股喷出一股黑烟，急速地掉了个旋：“让车碰啦！”

我的头“嗡”地一下涨得老大。不等妈和屋子里冲出来的人有什么反应，我便一下坐到了大凯后面。车子抖了一下，又箭一般顺着陡坡冲上了大道。

当我来到出事地点时，盛盈已被拉走了。我们那辆自行车扭曲得成了“麻花”，挂在车把上的东西扬了一地，几只乱爬的螃蟹被过往的车辆碾成了一张张破碎的“薄饼”。

我昏头涨脑地找到拖拉机的司机，狠狠地给了他一拳：“你他妈的眼睛瞎啦？”

那个头发乱蓬蓬的年轻人早已“筛了糠”，他双手捂住头，嘴里语无伦次地分辩着，“不怪我呀……真的不怪我，是她自己撞到我车上的……”

“操你妈！”我粗鲁地骂着，红着眼又扑了上去！

大凯使劲拽住了我：“盛平，你镇静一点啊，盛盈要紧哪！”

我稍稍睁了睁眼，泪水一下涌了出来：“大凯哥……盛盈若有个三长两短，我……也就完了……”

大凯的摩托车箭一般飞驰着，我只觉得耳边的风在“呼呼”作响，心在一阵阵痉挛，而身体却像坠入了云里、雾里。

当我们赶到医院时，刚好人们正七手八脚地从一辆大货车上往下抬盛盈。我拼命地挤进人群，嘴唇抖动着说：“盛盈，

盛盈！你怎么样啦？”

盛盈的脸雪白雪白。听见我在叫她，她睁了睁疲倦的眼睛，脸上露出了少有的安详，吃力地向我抬了抬手。我知道她想拉住我，我知道生命中我们各占一半谁也离不开谁，但……她的手终究没有抬得再高一些。

盛盈被直接抬向了急诊手术室，我呼喊着想妻的名字，跟着跑到门口，但却无情地被留在了走廊里。大凯把我扶坐在条椅上，安慰了我几句后自己上了楼。

“盛平，盛平！”不知过了多久，爸、妈和家里所有的人都赶来了，“盛平，盛盈怎么样啦？”

我蠕动着嘴唇不知该怎样回答。

这时大凯挤了过来，他擦擦头上的汗说：“别急！我找了外科主任和院长，他们都是老熟人，一定会尽力想办法的。”

半个小时过去后，手术室的门开了，那两位年岁大的大夫到大凯的身边低声道：“让……家属看看吧……”

什么！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

“盛盈啊——”我撕心裂肺地惨叫着跌跌撞撞地冲进手术室，但还没奔到手术台便一头栽倒了。

盛盈死了，死得那么突然，那么不情愿；同她的人品一样死得干干净净，身上没有一点血污。可是她不会知道因为她的去世，姜家也好像到了世界的末日。

老爸神情呆滞，每天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一袋接一袋地吸着旱烟。妈哭哑了嗓子，为了发泄心中的悲哀，她把自己的胳膊都碰得鲜血淋漓，她骂自己不该过生日，骂我不痛老婆，骂